

學人·醫生·哲士·魏火曜

胡有瑞

魏火曜，六十九歲，臺灣省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美國華盛頓紐約波士頓醫學院研究一年，曾任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兼小兒科主任，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臺灣大學附屬醫院院長、臺灣醫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理事長、中央研究院評議委員、現任臺灣大學教務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是醫生，更是學者，也是哲士；魏火曜博士就是這樣名重士林。

他是小兒科權威，也是醫學行政專家；他酷愛繪畫，也喜歡旅遊；他搜集石頭和小玩意，也愛聊天、品酒和抽煙。

捉迷藏的訪問

別人對我說，臺灣大學教務長魏火曜是位嚴肅的人，他不喜歡接受訪問。「對了，你不能過了九點打電話給他。」

懷着分戒慎恐懼的心，我試着給魏公館打電話，對一位忙碌的人，電話找人就成了捉迷藏。

真是好不容易找到他了，可是，他直說：「爲什麼找我呢？我不會讀書，也沒有成就。」他一再強調



「這也是我約好友談心的所在。」

每天，他極忙碌，醫院、教室和學校，從天亮到天黑

，自己不是名人。

約好了時間，我忙到臺大醫學院的圖書館找他。那又是一個迷藏的開始。

圖書館的三樓，空盪盪的，只見到報架一列列的，沒有看到辦公室，也找不到通路；想了想，就從牆角擠過去，推開門是間辦公室，可是，室中找不到魏博士，問一問，就在一長列鐵櫃的後面響起了他洪亮的聲音。

「這是我每天躲着休息、寫稿的地方。」

鐵櫃的後面，放着一張書桌和沙發，窄長的一小條，可是，這小天地却是清靜、可愛得很。

，時間全佔滿了。於是，一到中午，他必定溜到這方天地中假寐一會。

坐在右書桌後，就面對着醫學院的校園、陽光、樹木和來往的學子，在在都構成了一幅生動而變幻的風景，難怪他喜歡躲在這兒。

圓臉上，洋溢着樸實而懇摯的笑容，慧點的神態中夾雜着稚拙，我的感覺是：他一點也不嚴肅、古板；是位開明而溫和的長者。

「妳爲什麼想到訪問我，唉！我們這些古董。」坐在矮矮的沙發上，他的兩條腿直直地伸在桌下，輕鬆而愈悅。

剛剛向他抗議找他的難，魏火曜笑了，他說：「晚上我晚，睡得十二時以前打電話來都行，晚上我是在燈下爲臺灣醫學會雜誌校稿。」

說着，說着，他特別強調：「我最好找了，是妳自己太客氣。」說完話，他微微地笑了笑，親切中透着歉然。

求學時代

「從小，我想學的，不是醫，是工科。」

在學校裏，他感興趣的是數學，而稍好成績的科目也是數學，可是，他却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放棄了工科。

「我生在日本的殖民地上，生出來就在別人的手下過日子。」他幽幽地說着，老一輩本省學人的苦楚，就在他輕輕地語音中緩緩地流出。

「在當時日本人統治下的我們，只有走兩條路的自由，一是學醫，一是學法律。學工，誰用你。」

基於現實，他只有選擇了醫學。「我想，醫生是技術人員，不壞，永遠餓不死的。」

讀完了初中，他就東渡日本進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那留學的歷程，艱苦混雜着辛酸，終於他獲得了學位。

回憶那段讀書的生活，他仍然懷念而神往。「日本的教育制度與我們不同。考試沒有密封、可以公開寫上名字，他們是重研究，不重考試。」



三十年前，學醫是極苦的，在日本的規定是：大學四年，畢業實習五年。在實習期間是沒有薪水的，只由教授給你一個小差事，有的時候派你到附近醫院為病人看病，收取些微的薪資。所以，當時我們一定要節省。」

當時日本的醫學院學生，因為要八年經濟都無法獨立，因此，部分貧寒學生就入贅或是作有錢人的養子，着靠這些支援渡過難關。

「我是不大用功的。」魏博士謙遜地回憶着。

在東京帝大，考試時是用口試，而不是用筆試。因此，對魏博士來說，每一次的口試，他都是輕易過關、難怪他常說：「最注重考試的是中國。」

畢業考的口試比較難點，不過，對一位異國人，口試也就輕鬆地過去。

當初學醫的時候，他就想到將來要懸壺濟世，因

此，他選定了小兒科。

四十年後的今天，談起他這一決定的動機，他說：「是現實，小兒科開業也方便些，同時比較好玩。」

他的兄弟中，只有弟弟魏炳炎也學醫。他說：「他學婦產科、我學小兒科，他接生的嬰兒，將來由我照顧，多好。」

再說，那個時候，醫學不發達，傳染病橫行，孩子生得雖多，死的也多。「以前沒有特效藥，營養又不好，臺灣的醫學又落後，一個個可愛的小生命失去多可惜，因此，我決定學小兒科。」

看病、治病，固然是醫生的職務，他認為，對小兒科醫生來說，有一半的工作是做公共衛生，教導大家預防疾病才是最有意義的。

在他學成後，原本打算繼續留在東京研究。「可是，父親催我和弟弟同來，他說他老了，要我們回來開業。」

照魏老先生的意思，希望兩位學醫的兒子，能够開業賺錢改善家庭的經濟，可惜，一切真是難逆料，他和魏炳炎博士兩人，「沒有一天開過業，賺過錢。」

「弟兄兩人將全付精力就全貢獻給了臺大醫學院。」

待在臺大三十年

在一篇「待在臺大三十年」的回憶中，他這樣寫着：

「想起三十年前，臺灣光復的翌年二月，我由日本搭第一艘往臺灣的輪船返鄉後，就蒙當時的臺大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先生，提請第一任羅宗洛校長，聘為醫學院教授兼小兒科主任，當時杜院長是五十四歲，我三十九歲，在醫學院是「第二老」的教授，其他教師的年齡可想而知，因而很多行政的工作落在我頭上來，光復當初的幾年，飽受戰災之後的醫學院及附設醫院，萬事待興。當時附設醫院的所有窗戶全遭炸毀，電燈也沒有修復。有一次舉行演講會，拖到天黑，因為沒有燈火，主講人在看不清聽衆的面孔情形下，繼續演講，在那經濟落後、待遇菲薄、生活不安、社會不穩的幾年間，學校的經費與設備都缺乏得可憐，師資也很不足。教學有困難，更談不到研究。幸而以後經傅斯年校長的一番大整頓，接着有錢思亮校長的

溫和耐心的領導和善用美援的很多建設，以至現任閩振興校長更進一步的擴展，及教學研究水準的提高等等，在去年慶祝臺大三十週年校慶的時候，大家都看得出三十年來臺大在各方面的進步情形……話說回來，我個人在這個臺大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究竟做了些什麼？也許可以說，待在臺北中心地區的東門旁的一塊醫學園地，做了園丁的工作，在這個古老而不太堂皇，因戰災荒廢的園地，投注了我全部的心力，負責重建的整地施肥育種的工作，協助完成一個有光輝的醫學教育與研究的園地。現在眼看在這個園地開了很多美麗的花，結了豐盛成名的果，這是我這個園丁可以自慰的。」

一個百廢待舉的荒蕪園地，就在這位具有愛心、信心和耐心學者的經營下，獲得臺大成為了東南亞一個高水準的醫學研究診治中心。

十二月的寒天，溫度是真低，圍着羊毛圍巾的魏博士，說到這裏，自然地拉拉圍巾，使領口的寒意可以却除些。他說話的時候，眼光一直投注在脚尖，那神態看起來似乎他的思緒早已回到了那紛雜、痛苦和艱辛的時代。

「自從光復至今的漫長的三十年間，頭幾年的工夫我花在臺大醫院小兒科的教學與醫療的重整改善工作。當時整個學校未上軌道，醫院的行政管理也很糟糕。社會上出現了一種變相的「民主作風」。校內也感染了那種風氣，臺大醫院此風更盛。唯有小兒科的同仁不然，大家都能合藹合作。光復不久，小兒科病房被遷到四樓，水壓不夠，自來水經常斷水，要從二、三樓提水上去；電氣消毒器也常壞，注射器常來不及消毒應急。於是我們發揮克難精神，以自己做的點滴注射器實施液體治療的新方法，徹底整頓病歷。一點一滴的努力，使小兒科日漸改善。」

「第二段時期即民國三十七年至四十二年，被聘兼臺大附設醫院院長的近五年間，是最艱難的刻苦奮鬥史，至今想起仍令人寒慄，除戰災慘重的院舍的修復工作外，在傳故校長的鞭策鼓勵下，要修改醫院的行政及組織，其主旨是現代化，但是每每遇到醫師們的阻力，真使人傷心。不過，最慘的遭遇是當時的社會的激變與不安，病人與醫院同事間天天發生大大小小的吵架摩擦甚至動武，有時鬧得滿城風雨，不知多少次受到槍械的恐嚇和威脅，幸得天佑保存了我這條

命，四十一年我奉派以美援赴美考察，四十二年返國後即承錢校長改聘兼任醫學院院長，而後一口氣兼此職十九年，直至六十一年因新訂任期制而卸下兼職。如此進了第三段時期，美援開始援助臺大醫學院包括附設醫院的整建和修復。因此就忙於如何接受及使用美援。第一目標是教學設備與方法的改善，以美援延聘美籍顧問到校協助，同時選送教師赴美考察或進修。在這個階段的早期，興建了學生教室及實習室以及圖書館等等。在醫院方面，即加強護理部工作，增添檢驗設備、修建開刀房，設嬰兒室、急診處、病歷室等，以提高診斷與治療之水準，並改進臨床教學方法，同時也改善對病人的服務，又為應付實際需要，在醫學院逐漸增設了牙醫、藥學、護理、醫事技術、復健醫學等學系。後期階段是爭取研究設備及經費，圖書雜誌的添購，綜合研究館的興建和各科系研究室的新建或改建等，在這期間，得到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及改組後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資助，先後設立八個研究所和三個博士班。」

在臺大院長任內的五年，他認為是一場夢，糊糊塗塗的接了院長，又亂糟糟地過了五年，每天要建設

，每天要排難解紛，時時又要要病人家屬的責難和辱罵。

任臺大醫學院院長的十九年，也是大興土木的十九年，「整個學校要重建，設備要充實。」

那個時候，院長還沒有任期制，因為錢校長一直主持臺大，我也就跟著一待十九年。

他指着窗外，臺大醫學院的校園，一幢又一幢的教學大樓和研究教室，他說：「這些，都是在我手中興建的。」

說着話，他的眼神中間閃耀着興奮的光采，自得又自滿，啊！原來，他愛躲在這個小室中，因為，他可以盡情而愉悅地享受自己的成績。

將醫學院院長的擔子，才放下兩個月，他又被徵召了。「閻校長叫我去，要我擔任臺大的教務長。」閻振興的理由是：希望藉重他退休前的幾年工夫和他豐富的行政經驗，來改善教務處的工作效率。

由臺大醫學院院長、醫學院院長，再到臺大教務長，一位良醫又擔任這樣多的行政工作，我問他，是不是他具有特殊的行政長才。

「不是我有行政能力，我想是因為人緣好。」

「我從不與人爭，同時，我就是這樣的人，叫我做了院長，我會用全付的時間爲人服務。」

他處事的原則是：「絕對公平，沒有私心。」任何的公務，絕對就事論事，弱的地方就加強，公正而無私。

就由於他這一耿介的個性，以及權威的聲望，閻振興才聘他來掌舵，他也說：「像臺大這樣擁有一萬三千多學生及一千多專任教師的學校的教務，應該現代化而提高其工作效率，不可再墨守陋規，而仍存本位主義和衙門作風的推、拖和官腔。」

今年他又要擔任大學院校聯招會的總幹事，這樁重頭戲的演唱，又將爲他帶來忙碌的一年。

六十五年的教師節，教育部贈與他一枚八德獎章，酬庸他服務臺大三十年。望着那枚盛着獎章的紅盒子，自然地，重重往事又襲上心頭。

摸着自己的禿額，他感情地說着：「那一剎那，我突然間覺得已經老了，該退休了。」

忙碌而充實的生活

三十年來，他是醫生，也是教授，更是院長，而這三種身份總是同時扮演着，因此，一天的廿四小時，幾乎時刻忙碌着。

他的習慣是：上午八點鐘，他乘交通車趕到臺大醫院，走入小兒科病房，以一個小時的時間，與醫師們相聚，聽他們討論前一天出院或入院的小病人，或是一些特殊病例。

這一個小時，對魏火曜來說，是珍貴而重要的節目，他說：「我上了一課，也使我永遠與臨床的現實不脫節。」其實呢？這一個小時中，他的幾句話或是一些判斷，就爲醫師們指點了迷津，臨床所需的寶貴經驗，就由他的口裏源源地流向他的學生或部屬。

九時半，他回到臺大教務長辦公室，開會，處理校務，時時更要與學生相接觸，展開醫人的另一面工作。

在成天開會、辦公的煩人時刻中，惟有中午，他可以溜到了他的小天地中，假寐一下，喝杯咖啡，不過這一刻，他仍有工作要做，「我是臺灣醫學會的事長。」

由於個性使然，這位理事長極爲負責，會務要處

理，就連臺灣區醫學會雜誌的稿子都要最後校閱，他拿起了桌上的雜誌，搖搖頭說：「字這樣小，看起來真吃力。」一個字，一個字的校，有了疑問他還要仔細地去找資料，查證個清楚。

他很高興地說，依照會章，今年的五月他就可以交下已經作了六年的會長職務，「太累了！」他連連地說着。

這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一位國際知名的小兒科權威，對這一聲譽，他作了這樣的解釋：「我成立了小兒科學會，又參加了國際組織，所以國外的人就比較認識我。」這是一種高雅的自謙，有人說，國外的醫學組織，認定的是學術水準，而不是任何頭銜的擁有。

民國五十九年，他覺得小兒科醫生們也應該成立學會，參加小兒科國際學會，相互切磋，提高大家研究的興趣。小兒科醫學會一成立，在醫學界開了風氣，於是心臟學會、外科學會等都分別的出現了。

鼓勵醫生們研究，一直是他致力的目標。

十年前，當他過六十整壽時，他的所有學生都齊集爲他祝賀，學生中大半都是開業的小兒科醫生，經

濟基礎全比老師好，大家決定送筆禮金給老師，這主張立即被他婉拒了，他將那一百萬元充作基金，每年以利息十萬元拿來買書給各地醫院。「臺大醫院小兒科就有一所圖書館，有書籍及醫學文庫，任何醫院需要文獻，都可以整篇的複印贈送。」

建立醫療制度，一直是這位醫學苗圃守護者的願望。

「多少年來，始終只有少數醫院中的少數醫師在從事研究，也因此，有的醫師醫術好，有的就較差。」

在他的構想是：將省立醫院成立爲地方醫學中心，而將小型的公立醫院作衛星醫院，然後擬訂一套計劃，將醫生們採輪調或巡迴診療的方法。

「有人批評醫師不下鄉，我認爲，說話的人太不公道。」

他說，批評的人都是在都市的人，享受都市的生活，何來資格指摘醫生不下鄉。「試想，一位學醫畢業生的造就，需要七年的時間，成爲一位醫師，要整整十年，如果走入窮鄉僻壤，那麼不要三年，一位醫師人才就被埋沒了，十年的心血就白白浪費，這是國

家的損失。」

他認為，醫療制度健全的話，小鄉小鎮不一定非有醫院，有了病人，可以送到鄰近地方治療，至於小鄉小鎮，應時時派巡迴車去治療。

總歸一句話，他說：「我最反對罵醫師了。」

當然，他一再強調，醫師行醫，德行最重要，而這三十年來，他是醫德的提倡者，他也是所有醫師在德行上的好榜樣。

他告訴他的學生以及他領導下的醫師，必須把握這樣的原則：「為病人着想，盡己所能給予最正確的診斷和治療。」

「醫生是最不能循私的。」他認為，能治的病就治，不能治的應趕快要病人轉醫院。

他強調，一位盡職的醫師，除了把病人的病治好，平時，更要時時提醒人們對保健、預防的重視。現在醫學範圍大了，保健工作也很重要。」

這些年來，他最怕聽到醫師收紅包的消息，「這是陋習，絕不應該存在。」他認為一位好醫師，要擁有細心、耐心和愛心。「有了愛心，才可以在純正的動機下，為人們服務。」

不開業·不賺錢

魏火曜和魏炳炎，在臺灣醫學界，這兩昆仲，樹立了清高、灑脫和優良的風範。

三十年來，兄弟倆都同在臺大醫院服務，看病、教書、作行政工作。一支煙斗，一臉微笑，滿腹學問，就這樣，飄過醫院的長廊，醫學院的教室，而他們的德行也隨着一批批醫生的養成，散在各地。

在臺灣，學醫的必定賺大錢，而這兄弟倆，三十年間，沒有開過業，沒有賺過錢，這也成了他倆的特色。

「一個國家錢愈多愈好，至於個人，錢太多了就會傷腦筋。」

魏火曜淡然地這樣說着，這是他的人生觀，也是他的生活守則。

「一個人吃得太多，太好，並不是福；以前，營養不良會生病，現在營養太好了，也會患高血壓、腦充血等疾病，因此，一個人只要正正當當賺錢就好了，錢太多了，消化力就會不好。」

我曾問他，為什麼沒有開過業，他的答覆是：「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的父親希望我們開業，可以賺錢改善生活，一回來的時候，一方面沒有勇氣開業，再說開業得先借筆錢，想想，還是在醫院比較穩定。」

談到這裏，魏博士像是恍然大悟般，笑着說：「我的太太也奇怪，也從來不迫我去開業。」

他自己也常說，小兒科醫生的生意是很好的，也因此，這三十年來，他的病人員多，最令他得意的是：好些家長會告訴他，經由他看過病的孩子，如今已是博士了。「那時刻，我的樂趣就來了。」

他也承認，做小兒科醫生最大優點是「不會老」，「每天對着一羣稚真的孩子，精神自然爽快，試想，如果面對的是一些患絕症的成年人，自己的心情必然不會高興。」

這也許就是他永遠保持年輕、豁達的胸襟的緣故。

「這一生中，我曾經有機會去做官，結果我放棄了。」

他說，自己是個有脾氣的人，尤其是不讓步的個

性。「做官非有一套不可，我是在大學中教書的人，絕不適合做官。」

洒脱·率真的心性

認識魏博士的人，必定會記得他的煙斗。

那天，我突然發現他手中少了煙斗，他說，兩年前就放下了。

煙斗和禿額，這曾是他的兩大標幟，如今，額頭更禿了，而煙斗又放下了。

說起煙斗，他是喜愛又依戀，可是「抽煙斗，最大的缺點是牙齒與口腔會被薰黑。」

有一次，他患了牙病，當他到臺大醫院牙科治療的時候，主治醫師趕緊叫了好些位實習學生來，指着他的口腔說：「你們看，院長的口腔像火山口一樣，這是抽煙斗的結果。」

當時，他正是臺大醫學院院長，就爲了抽煙斗，他說：「我成了樣本。」

說到抽煙，他是老煙槍了。「當年在日本求學時，因爲寂寞、無聊，就抽根煙，回國任臺大醫院院長

時，煙癮更大了，事情煩，又要應付病人，只有一支接一支，尤其是晚上要動腦筋時，抽得更多。」

他最高的紀錄是一天三包煙，後來覺得煙太刺激喉頭，十多年前，他就改抽煙斗；從此，他走到那，人們都會看到他口啣煙斗的飄逸神態。

前年二月，他突然咳嗽得極厲害，要連連地吸蒸汽治療，「連着幾天不抽煙，病好了，我也自然地放下了煙斗。」

現在他一點煙也不抽了，他將煙絲送了人，而廿幾個煙斗，說什麼也捨不得割愛。他說：「我能活到七十五歲的話，我會再抽煙的。」

他是屬猴的，已經快過七十歲了，還有五年多，到時，又可見到他抽煙的悠遊神態了。

由於自己屬猴，他對猴子就有了偏愛，家中搜集了不少猴子的裝飾品，坐着的，蹲着的，有的還爬在桿子上，一個個的猴子，零散地點綴在房間的各處，更顯出主人洒脱、開朗的心性。

在臺大的教授圈，特別組成了一個猴會，猴子先生帶着太太，或是猴子太太帶着先生，整整的十二對，每年聚會兩次，在這一盛會中，魏博士的豪飲機會

就來了。喝酒，也是他的嗜好之一，不過平時只限於淺酌，唯有在猴會中才會開懷暢飲。

猴會中的老猴是沈剛伯、李濟、查良釗，中猴是錢思亮、葉曙、魏火曜，此外尚有六個小猴。如今猴會已經很久未聚會了，因為老猴李濟、中猴錢思亮，都新近折翼，猴伴們就自動休會，以免他們會觸景傷感。不過，魏博士說：過些時候我們要再開會，好好地喝兩杯。

搜集石頭，也是他的愛好之一。還有各式各樣的小玩意。

對石頭的雅好，也表現了他淡泊、隨和的個性。他不搜集名石、奇石，他的石頭，全是隨興俯拾而來的，走在路邊，爬上山頭，或是履遊海外，見到了自己喜歡的，他就帶回來，或擱煙斗，或壓紙張……而一些形狀並不出奇的石頭，結果，在他的撫摸和愛意下，似乎都賦與了另番生命，變得雅緻、可愛。

崇尚自然，熱愛生命，這是魏博士的心性，也因此，他永遠懷有一顆不泯的童心。

他最愛好旅行，到山嶺、到海邊；歐洲、美洲和東南亞各地，有時去開會，有時是隨團體去旅行，有

了機會他就去，可是現在少去了。「一則辦手續麻煩、再則各地治安也不好。」因此，現在他是沒有必要絕不出去。

在旅行中，除了參觀、遊覽，他喜歡的是，拿着一本簿子、一盒十二色的鉛筆，時時地素描一番，將湖光山色盡收在自己的畫中。

他說：「我小時就學過素描。」

對旅遊，他還擁有一訣竅。「每遇到週末，沒有人陪時，我就到美術館參觀一天，多好，冬天享受暖氣，夏天享受冷氣，又大飽眼福。」

他說，起初去國外，他還喜歡拿着相機到處照，後來發現還是收錄在素描本中比較好。

他的素描，是他的寶藏，「我不輕易給人看」，唯一的一次，是他六十歲生日時，正好到國外出，忘了自己的大壽，回來後，學生們爲他補聚一番，就在那一餐會上，他拿出了廿張畫作展覽，見到他的作品，大家都驚訝他在這方面的造詣。

這是他一直持有的願望：退休以後，出一本雜文集，辦一次畫展。

我要求他畫一張自畫像，他爽快地答應了，一張

白紙，一支鉛筆，三數筆的勾勒，他的前額就出來了。他笑着指着那前額說：「畫出了這裏，我的人像就已經出來了八分。」

這是他對自己的幽默，也是他一直展露的豁達襟魄。

寫作，也是他的雅好之一。他所寫的雜文，散見在各處。

「我要搜集起來，出版一本雜文集。」在他的家中，這些文章就貼成了兩大本。

他稱自己是「半路出家的作家」。

「我的國文和國語，是臺灣光復後，每天看國語日報，從勾、叉、口開始學起的。」不過，如今他筆下的文章，流暢而質樸。

他說：「我心中想什麼，就寫什麼，寫不出的就翻字典，我從不引經據典，能寫什麼，就寫什麼。」

雜文中，以回顧類文字居多，「心有所感，就用筆發抒出來。」

寫文章的時間多半是深夜，愈寫愈高興，常常他會忘了時間，自己全然地陶醉在文字中。

人生觀

在一長段的談話後，我發現，他擁有無比的愛心和赤誠，熱愛生命，喜愛生活，更摯愛一切的生物。

我問他的人生觀。

魏博士又兩眼望着脚尖，輕輕說地：「我們是很不幸的一代。」

他說，在日本統治下過生活，那日子是更苦的，再加上戰爭，整天就在跑來跑去的情況下生活，「臺灣光復後，我們一切都從頭做起、學起。」

「我的原則是：做一件事就專心去做，沒有任何慾望，也就不會做任何的錯事。」

他一再強調，自己是馬馬虎虎過日子，糊糊塗塗地生活。

「在醫院待久了，人的感覺就很麻木，對世事也就看透了。要知道，人總是要死的。」

他不喜歡有人將一切的事委之於命運。「運氣不好，這句話，是不科學的說法。」

「患了癌症，如果早發現，仍然會有救，也就是說，要小心預防；再如走路，遵守交通規則，只要小心，就不會運氣不好，年輕人爬山，如果有充分準備，就會平安無事，這些不是命運，而是可以預防的。」

「不要逞強，不要冒險，」這是他做人做事的主張。

「人的時間是有限的，在這短促的生命中，慾望不要太大，量力而為，如果要逞強，必然一事無成。」

他說，這一生，他永遠是：do my best，做人如此，做事也如此，做學問也是這樣。

看起來，他不是位健談的人，可是，當他娓娓而談的時候，會發現，他是位多趣味，高智慧的慈祥長者。

面對着他豁達的目光、悠閑的神態，以及那份幽默、慈祥而睿智的談吐，真不愧是國內醫學界的良醫、嚴師和清朗的哲士。

讀書難

許家石

我唸中文系的時候，教授時常引用一句話來鼓勵我們唸書，那就是所謂的「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這句話用白話文來講，就是說孔老夫子讀易經，鏤而不捨，把細紮易經這冊竹簡的牛皮繩子，都讀斷了三次之多，那是因為不斷翻來翻去的緣故。

照這樣說來，做一名現代的孔子，顯然不是一件難事了，因為那樣一個文化草昧的時代裏，全中國的書籍，不但寥寥幾本而且流傳不廣，以一個人一生的精力，去翻閱幾本有限的經書，白天沒有電影可看，晚上也沒有夜總會可玩，即使讀這幾本經書，書裏也沒有什麼漢儒以後的注疏，那麼，不要說韋編三絕，甚至韋編十絕，也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看來只要年代久了，那怕一件再稀鬆平常的事，經過歷史香火長年的供奉，也會成為一樁驚心動魄的遠古奇蹟。厚古薄今是人的通病，的確是一件不爭的事實。

我始終覺得，做一名現代人，無論從那一種角度看，活得都比古人更艱辛而不容易。事實的確如此，多變的環境與頻繁異常的情報交換，使現代人除非擁有較前人更迅速而正確的反應能力，否則就只有面臨被淘汰的一途。平心靜氣想一想，在一個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年代中，一個人在十八歲那年建立的人生觀，其實可以一路沿用到他八十歲，而中間都無須作任何原則性的修正，因為在這漫長六七十年的生老病死過程中，他周圍的人文條件不